



福建僑報



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

發往120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並在美國、菲律賓、印尼、澳大利亞、南非、匈牙利、英國、阿根廷、波蘭、西班牙、阿聯酋、及台灣地區落地印刷發行

2023年4月15日 星期六 印尼版 第955期



林東,1957年出生于福州市,自幼隨父林亨雲(中國工藝美術大師)學習雕刻技法,現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高級工藝美術師、高級技師、福建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華僑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福建省民協壽山石專業委員會副主任、福建省工藝美術大師協會副會長、福建省壽山石文化藝術研究會副會長、福建省雕刻協會副會長、福州工藝美術協會副會長。

1988年,作品《踏雪尋梅》獲中國輕工部“中國工藝美術百花獎”優秀創作一等獎;2011年,作品《孫悟空過火焰山》榮獲“第十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民間工藝美術作品獎”;1999年,作品《春滿大地》(與兄林飛合作)作為福建省政府的禮品贈送澳門特別行政區;另有《掌上明珠》《米顛拜石》《壽翁》等作品獲國家級、省級賽事最高獎、金獎。出版《與石俱進——林東論當代石雕藝術》專著、《林東壽山石雕刻藝術》《中國壽山石藝術——林東雕刻藝術》專輯。

八閩文化藝術 海外推介

林東 醉入童真



在林東先生眼里,人這一輩子,就是體驗嬉笑怒罵,大千世界里找快活,在世間逛那麼一圈。

所以,他要想己所想,做己所做,把尋常日子咂摸出滋味,過癮地活。然後摘出歡喜的和快樂的,放到石頭里。

自打小學時迷上雕刻開始,林東就找到了他的天地。放學時,他都要一路撿石子兒,回家還要把路上見着的樹啊、鳥啊都畫上。有一天他撿到一祇活鳥,帶回了家,父親林亨雲告訴他,“小鳥多好呀,你得放生”,然後轉頭用壽山石刻了一祇送給他,“簡直一模一樣”。本來因為放生產生的小情緒瞬間消失,林東祇感覺“爸爸太厲害了!”“就想雕石頭,馬上就想學!”於是磨着父親教,落下了自己的第一刀。

雖說人生中很多事情都是無心插柳,但對雕刻,林東是真喜歡,為此投入了極大的精力、全部的熱情,還有漫長的時間。

從最初學着父親的樣子,在自己撿來的石頭上鼓搗,到青年時期正式以雕刻師的身份進入福州雕刻廠,再到後來成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林東在案幾和刻刀之間度過了半個世紀。

與石頭的關係自然長久而緊密。他鑽進石頭里,一會兒化身白須旺盛的仙翁,一會兒變成撅着個屁股趴在地上逗蛤蟆的幼童,一會兒是喝了一壺小酒的阿羅漢,裹着長衫綿綿地在那兒一靠就要睡過去,“自由自在”。那些作品,無一例外收到“率真”“質樸”“天趣”“自然”“談諧”悠然自得”等詞句。

這就是林東最想要講述的東西——“天真的希望,真誠的喜悅”。哪怕現在60多歲,依舊最喜歡這種鮮明的生命感,依舊會被世間萬物所打動。你要問為什麼?他自個兒總結了一下,“可能是天性”。

林東從小就特別擅長捕捉這種溫情。小時

候,他經常跟着父親去野外寫生,天空和田野很大,父親安靜觀察動物畫畫,林東就在旁邊學着畫畫,倆人可以一天不說一句話。

這種沉浸式體驗自然萬物經歷影響至今,林東把獨處視為一種巨大享受,抓一切機會躲在一個地方雕刻,特別專注,特別自在。

林東喜歡一個人從早到晚待在工作間里,特別安靜,秉承的是“能不出去就不出去,就在屋裡待着,幹活兒,多好啊。”如果遇上太太出遠門無人提醒,他可以一直幹活到半夜,一整天水米不進,“好像也沒有關係”。

“我這個人做一個東西,特別容易整個人埋進去。”這種高度投入的創作習慣,源自林東成長過程中的真實體驗。

上世紀70年代的雕刻車間,和林東一同工作的同事、老師們,有郭功森、林壽熾、陳啟祥、林發述等這樣的一批雕刻工藝大師,也有來自最高藝

術學府的畫家、雕塑家。不同門類藝術前輩們的創造力成為了年輕林東的珍貴養料,也讓他目睹了創作者珍貴的純粹和專注。

看似尋常的日子一天天刻下來,林東卻開始變得廣闊。

爆發點在1987年。工作中遇見一塊壽山善伯石,體量很大,給林東最直接的感覺是溫暖和浪漫。他頭一個想到的就是孟浩然冒雪進山尋找梅花這個中國傳統文人的故事,那種義無反顧,特別熱烈。同時,腦海中又出現清末海派大家任伯年那種清雅的浪漫主義色彩。林東覺得能成,定下心來刻,刻着刻着,此前醞釀多年的個人風格,徹底冒了出來。

憑借人物、圖像、空間形成圓融關係,在三維空間中呈現整體畫境,又沒有放掉建立與自身體驗的聯系,傳遞出創作者的真實體悟,這件名為《踏雪尋梅》的作品,讓林東在1988年的中國輕工部“中國工藝美術百花獎”上,抱回了“優秀創作一等獎”。

再往後,雕刻對林東始終單純,“刻一點小心情,刻一點小感悟”,貫穿始終的還有他的“人味兒”和“天真”,看着石頭在刀下變成自己喜歡的樣子,“覺得快樂”。

至于外面的熱鬧和江湖,反而成了林東最大的負擔。

這麼多年,林東名聲在外,卻一直避免擁有所謂的“社會身份”和“社會職務”,根本原因,是雕刻之外的社交工作讓他頭疼。哪怕個展的開幕式,自己的主場,他被老朋友拱着發言,也會非常緊張。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尚剛和林東打破了學院派藝術和傳統工藝次元壁的友誼,也是因為他和他的“天真”。與林東結識多年,他形容林東“訥言敏行,灼灼其華”,說林東是“純淨到透明的藝術家”,把心神、精力和才智全部奉獻給壽山石雕,因為“那是他的至愛,而非衣食;那是他的事業,而非生計。”

現在,林東依舊在工作間一個人一待就是一天。他還是會為了體驗生命誕生之初的盛大,用燈泡和紙箱在房間里孵小鴨,等待破殼,直到黎明。

有時候,等到天亮了,他好像看見自己一個人在後埔老家的上學的道路上,路邊都是可以用來創作的石頭,俯首可得。運氣好的話,還能撿到一祇小鳥,把它刻進石頭里。(郭愛林)

